

世界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

郭沫若的 青少年时代

黄子建 廖安厚 编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海棠骄子	(1)
一、温馨的诗教	(1)
二、绥山馆	(5)
三、家塾革命	(10)
第二章 小叛逆者	(15)
一、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15)
二、嘉定中学	(23)
三、学生代表	(28)
第三章 奋飞万里游	(37)
一、初渡瀛州	(37)
二、缪斯的召唤	(43)
三、时代的《女神》	(49)
四、《三叶集》	(57)
第四章 “创造”星座	(62)
一、筹办“创造社”	(62)
二、艰难的起步	(71)

三、矢志不渝的追求·····	(77)
第五章 寻找新的生路 ·····	(84)
一、登上“宝筏”·····	(84)
二、水平线下·····	(87)
三、“五卅”风云·····	(90)
第六章 投笔从戎 ·····	(96)
一、“广大”教改·····	(96)
二、北伐途中·····	(100)
三、南昌烽火·····	(109)

第一章 海棠骄子

一、温馨的诗教

四川乐山，古时名为嘉州。城北地临海棠山麓，而有“海棠香国”之称。这里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座落在此的举世闻名的全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更增加了这座名城几分姿色。清代诗人王渔洋曾赞不绝口道：“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诞生在毗邻眉州的苏东坡曾寓谿嘉州凌云寺，并有诗道：

生不愿封万户侯，
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
载酒时作凌云游。

乐山县城南里，有一古老的乡镇——观峨乡沙湾镇。它位于峨嵋山东麓，大渡河西岸，背靠雄伟而秀美的峨嵋第二峰——绥山，面迎湍急的大渡河，下傍水碧如靛的青衣江，淙淙茶溪从山麓蜿蜒流泻而

下,穿过市镇。镇外是阡陌纵横的田野,真是:“绥山青,沫水清,茶溪野畔稻青青。”这里的人们十分钟爱自己的家乡,常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赞美沙湾的景物。

1892年11月6日,即光绪十八年农历壬辰9月27日,一代文豪——郭沫若就诞生于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郭沫若幼年学名郭开贞,号尚武。据说母亲怀孕时梦见一只小豹子咬她的右手虎口,便一觉惊醒,故郭沫若乳名文豹。郭沫若出身时是脚先下地,倒生下来的。在那偏远的小镇,因此不免有些迷信的说法,有人说此子非同一般,大有造化,也有人说此子倒逆而来,是个惹祸之人。不管怎样,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和地方,母子俩都安然无事,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郭沫若出生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他3岁时(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发生了甲午战争,次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了;9岁时(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翌年订立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下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郭沫若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郭沫若家原籍福建省汀州宁化县,据说他祖先

是背着两个麻袋来川的。到郭沫若曾祖一代，郭家开始发迹。祖父郭明德，外号“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痣印，故名）。曾与其弟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在当地很有名望。由于闯江湖的人疏财仗义，不大顾家，所以家道逐渐中落，郭沫若的父亲因此 11 岁便辍学，到外祖父家的盐井当学徒，不到半年，又回家当管事。

父亲郭朝沛天资聪敏，精明能干，很有实干家的手腕，他苦心经营：酿酒、榨酒、卖鸦片烟、兑换银钱、办商号，几年间，凋零的家业又慢慢恢复起来，成了殷实的地主兼商人家庭。

几代以来，郭家就有“奖励读书”的传统。祖父郭明德虽不善理财，但他十分开明，十分重文，他鼓励子女读书，全家读书风气逐渐养成。到 1905 年清庭废科举制度时，先后已有 4 人入学。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坞留学日本归来，亦曾考中过举人，到郭沫若读书时，郭家已被公认为书香门第了。在郭家大门，挂有两副对联为证：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事先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集中反映了郭家慷慨厚道，行善积德的家风。郭朝沛还常常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地铭刻在开贞幼小的心灵上。在中国历代社会中，积善与知书识礼紧密相连，加之幼年失学的痛苦，郭朝沛对儿辈的教育更加重视，要求也分外严格，他常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为家训，这对郭沫若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郭沫若记事时，家里的生活已经相当优裕，虽然土地并不很多，但在偏僻山乡的沙湾镇也算首富。童年郭沫若一直生活在古朴的田园牧歌式的幸福生活之中，对郭沫若幼年时代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出身于宦宦之家。她的父亲杜琢璋是个二甲进士，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升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遇苗民起义，城池失守，她父亲不仅自己殉“节”自杀，还手刃了一个4岁的女儿。妻子与一个6岁的女儿也跳池自尽，其时杜邀贞不满周岁，为一位姓刘的奶妈搭救，逃出黄平州，在云南、贵州等地颠沛流离，3岁时才回到四川乐山县杜家场。15岁嫁到郭家。她资质聪颖，虽然幼年失去父母，没有条件进学读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而且能够背诵许多唐诗。在郭沫若之前她已生育七胎，其中一男二女早夭。郭沫若排行老八。母亲

对开贞十分宠爱，亲昵地叫他“八儿”。从开贞摇篮时代起，她就不断教他咏诵唐诗，呀呀学语的郭沫若跟着母亲念着：

 淡淡长江水，
 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
 到地亦无声。

这首唐诗，时隔多年后，郭沫若还能记忆犹新，终身难忘。纯真的母爱，温馨的诗教，使郭沫若从小就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绥山馆

母亲教幼年的郭沫若念诗，刺激和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尤其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
 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
 肚内有文章。

这首诗以轻快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少年学生骑着竹马上学堂的喜悦的心情和得意的神态，使一个天真、活泼、机灵的少年学生的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从此，幼小的郭开贞对骑着竹马上学堂的情景更加神往，对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因

此，他才四岁半的时候，就坚决要求入学读书。

郭沫若的父母少年失学，常以为憾，因此，把读书成材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他们请了一个专馆先生，在家里办起了家塾。因设在郭家后花园的家塾面对秀丽多姿的绥山，故命“绥山馆”。

1897 春天，不满 5 岁的郭沫若就由父亲带去拜师发蒙，入学读书。拜师的仪式简单但却有些神圣。点燃一对红烛，三炷清香，父亲用手按住他，在孔夫子神位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拜见老师，幼年郭沫若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东张西望，可这就完成了当地人称为“穿牛鼻子”的仪式。

塾师名叫沈焕章，隰为县人，一位颇有声望的廪生，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但教书时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奉行古已有之的教育训条：“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因而教刑甚严，体罚很重。

绥山馆的发蒙读物是《三字经》，书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儿童既感难懂，又觉乏味。未读三天，郭沫若就逃起学来，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穿了“牛鼻子”，反抗也没有办法。在一片“逃学狗、逃学狗”的嘲笑声中，父亲用强制手段把他抱进学堂里去。以后，他又常常因不守规矩和所谓顽皮，受到处罚。发蒙后不久便被打了掌

心，右手被打出了血。他还被打过屁股。挨打时，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神位面前，恭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子，露出屁股，让先生用竹片乱打。儿童的皮肉在竹片下战栗，儿童的自尊心受到蹂躏。

最让郭沫若忘不了的是“铁盔”的事。家塾的教刑不仅用竹片打掌心和屁股，有时还用细竹打头。小小脑袋被打得满是疮块，晚上睡觉时痛得不能就枕，有时甚至梦中泣哭。母亲可怜，便找出一顶硬亮的旧帽给他戴上，帽子里有四个毡耳。这便是一顶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不痛，但五哥和他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进学堂的途中帽子被五哥抢去了，他号啕大哭起来。先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以后打头时，便揭了再打，又打得一头都是疮块，晚上又不能就枕睡觉，这下母亲也没有办法了。

母亲虽然心痛儿子，但绝不护短。她早就说过：“借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郭沫若就在这种被视为野蛮的“朴竹教刑”中，开始了可恼可喜的学生生涯。

在家塾中，除“教刑”外，使郭沫若后来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的就是那残酷的“诗刑”了。绥山馆的学习生活原是为了将来步入官场作阶梯的。因此先生执教甚严，规矩甚多。白天读经，晚上诵诗，每隔三四天还要上一次诗课，从做对子到试帖诗。做对先由

两个字到五个字，后来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对于说话都不很流畅的小孩子来说，哪里知道什么虚实平仄、音律对仗呢？这无疑是一种难熬的刑罚。每到上诗课做文章时，这些尚属孩童的学生更是痛苦不堪。做不出来又不准出去玩耍，他们只得面对课本冥思苦想，从无聊的枯坐到焦躁的熬煎，从上午坐到下午，从下午坐到天黑，仍然做不出来，被逼得涕泪交流。

郭开贞在家塾受到科举余波的折腾，于身心虽受残害，但另一方面，严师的教育，又使他于幼年便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和古典诗歌的熏陶，并能开始写诗，显示了他聪颖的才智。

当时绥山馆的学生大约有 10 人左右，数开贞最聪明，有一天先生同学生钓了鱼回来，先生在纸上写了“钓鱼”两个字，向学生索对。郭沫若马上联想到刚看过不久的木偶戏《杨香打虎》，便脱口而出“打虎”。先生拍案叫绝。比他大 3 岁的从兄，想了半天对出“捉鱗”二字，先生说勉强可对。后来沈先生对开贞父亲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郭沫若 10 岁左右开始写诗，现存的他少年时代的诗稿不多，但由此可见这位大诗人在少年时代就已显示出了创作才华。例如《山村即景》：

闲居无所事，
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
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
村老卖花钿。
野鸟相飞急，
双双落水边。

峨嵋山脉秀冠天下的自然景色，山村素朴的田园风光，使少年诗人沉迷陶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真活泼的生活情趣漾溢在这首诗中。

在《早起》一诗中，少年郭沫若这样写道：“无端一夜风和雪，忍使峨嵋白了头”。诗句中，展示了少年郭沫若丰富的想象，生动传神的拟人手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当时郭沫若诗兴甚浓，甚至在河边读书钓鱼也能即兴咏诗，如：

闲钓茶溪水，
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
不识是何鱼。

《茶溪》

这几首旧体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山村的自然景色和少年怡得的情趣，尽管还带有童年的稚气，但已充分显露了郭沫若写诗才能。

由于母亲和沈先生的培养教育，郭沫若从儿童

时代起,就接触了不少古典诗词。他喜欢唐诗,尤其是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歌,深深地吸引着郭沫若,一颗年幼的心在开始探索着诗歌迷人的境界。

三、家塾革命

郭沫若的家塾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剧变的时代,这是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1900年庚子事件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试图仿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封建的古老帝国施行改良,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三五年后又明令废科举而建学堂。这种变革也很快波及到了四川古老偏僻的乡村,促使家塾教育发生了变革。郭沫若免受了八股文这一思想刑具,他在沉闷、冷漠的历史氛围中,开始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的空气。

沈焕章先生虽然受过封建教育的影响,对学生教刑很严,但他并不是泥古不化的封建遗老。当维新思潮涌来的时候,他顺应时代潮流,锐意革新,毅然抛弃了“圣贤书外无学问”的观念和“不打不成人”的训条,购置新书,改革教学方法,使家塾面目焕然一新。沈先生在古文之外还讲授新学课程。他先自修《笔算数学》,然后再教学生,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开

方。《地球韵言》、《史鉴节要》以及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均被采用为课本。学生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又可以看《东莱博议》，双双对照，相映成趣。墙壁上新挂的色彩纷呈的《东亚兴地全图》，使郭沫若感到新奇、惊讶而又兴趣盎然，在他眼前展示了一片知识的新天地。他急迫地渴望着遨游知识的海洋。郭开贞开始了他的思想启蒙阶段。

在这一时期，大哥郭开文是对他影响很深的一个，同时又是“家塾革命”的重要人物。郭开文年轻时性格浪漫，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绘画。他天资聪明，13岁便入学，但9次秋闱都没有及第。1903年四川废科举办学校，他考入成都东文学堂。他接触新学后，立即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把革新之风吹进偏僻的沙湾镇。他倡导放足会，主张妇女解放。郭家的女子在乡里最早放了足，连50多岁的母亲也把脚放了。女子是素来不读书的。但是在大哥的主张下，他们的妹子和侄女也进学念书了。在大哥的提倡下，家乡还办起了一所蒙学堂，即提倡新学的启蒙学校，聘请嘉定人刘虞宾为教师。学堂门口贴着“储材兴学，富国强兵”的对联。当时刘先生指挥学生下“洋操”，轰动了沙湾镇。沈先生也叫绥山馆的学生去参加刘先生的“洋操”。

大哥除提倡女子放足、读书和兴办蒙学堂外，还

把大量新书报，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源源不断地从成都寄到家塾里来。沈焕章便是在他的影响下锐意进行“家塾革命”的。在这些新书刊中，《启蒙画报》文字浅显，每段记事都有插画，少年开贞尤其喜爱，他常常用纸把许多图画描摹下来，涂上各种颜色，然后贴在墙上和床头上欣赏。书中记事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拿破仑和俾斯麦的传记。此时的开贞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和德国的“铁血宰相”十分崇拜。他为约塞芬对拿破仑至死不渝的爱情所感动，流下同情的眼泪。俾斯麦对狗的喜爱，引起他对狗的兴趣，当时，他还一时分不清谁是真正的英雄伟人，只知道这些名人画传展示了一个令人憧憬的天地。他崇拜英雄，他崇拜力的象征。

1905年春，大哥郭开文被派赴日本留学，他很想带八弟同去，临行前特地征询开贞本人的意见：“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业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开贞也非常愿意跟随大哥去日本学习，但遗憾的是终因父母舍不得他远行，只得作罢。郭沫若后来虽然没有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他大哥那种浪漫主义气质，那种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积极跟上时代潮流的民主革命精神，对于郭沫若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他后来文学作品中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起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所以后来郭沫若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回忆他的大哥：“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的。”

大哥走后，开贞从他的书厨里意外地发现了《西厢》、《西厢佳话》和《花月痕》几部奇书。这些书在当时都是被视为小孩子不该看的“禁书”。然而禁果的滋味往往是十分香甜的。在从小富有反叛性格的开贞看来，“禁书”自然成了奇书、珍品。其时恰逢暑期放假，白天他便假装头痛，躲在帐子里偷偷阅读，于是莺莺与张生相会的情景、苏小小的倩影、秋痕的孤魂，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弄得他如痴如醉。不料被大嫂发现，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母亲，以致开贞遭到了一顿呵责。但是这些“奇书”，催生着郭沫若的反叛性格，尤其是《西厢记》之类充满着反抗精神的剧本，对他幼小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震动，成了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学作品。

家塾变革，使他可以“自由学习”新学，而这些新学，在思想方面给年幼的郭沫若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郭沫若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渡过的。一方面受着诗教的严格训练，一方面又经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洗礼，逐渐养成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培养了他反叛的思想意识。

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儿子，幼年的郭沫若生活

在较为优裕的家庭环境中，绥山馆外面广阔的社会生活，对他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看到的、想到的、只是农夫耕耘时唱的山歌，觉得好听；牧童横骑牛背上吹着芦笛，觉得好玩而水牛可怕。这种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使幼年的郭沫若还未触及洞察罪恶的人生。他不象鲁迅那样，经历了家道中落、世态炎凉的境遇，因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面”。他的幼年主要是从家庭教育和书本知识中去汲取思想营养的。但是时代的潮流将催促这只年幼的雏鹰，展开羽翼，冲出狭小的生活天地，去体验严酷的人生。